

WORLD
WARCRAFT
THE WAR WITHIN

转折点



ANDREW ROBINSON

故事

ANDREW ROBINSON

插图

MATT HUBEL

编辑

CHLOE FRABONI

设计与美术指导

COREY PETERSCHMIDT

剧情顾问

SEAN COPELAND

创意顾问

CHRIS METZEN, JUSTIN PARKER,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制作

BRIANNE MESSINA, ANASTASIYA NALYVAIKO,
TAKAYUKI SHIMBO, VALERIE STONE



© 2025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 and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标志是暴雪娱乐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暴雪娱乐发布。

本故事为虚构作品。其中涉及的姓名、人物、地点和事件皆为作者或美术师想象或虚构的产物，如与真实人物（在世或过世）、企业、事件或地点存在雷同之处，皆纯属巧合。

暴雪娱乐不对作者、第三方网站或内容享有任何控制权，也不为其承担任何责任。

薇维·温克拉森捣鼓着身下的三轮摩托，发出低沉的轰鸣，看着就快散架了。这一段的路况一直是最差劲的，所以她放慢速度，降了档，然后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十次——咒骂着摩托不顶用，咒骂着不愿意花钱好好修理（更别提换新零件了！）的老板们，咒骂着这个糟糕的世界。她无比讨厌走夜路送货。爆胎的那一声响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只能摇摇晃晃地把车停到了路边。

薇维踩着自己安装的踏板爬下了摩托，轻巧地跳到了地上。她检查了一下漏气的车胎，惊讶地发现上面扎进了一大块铁蒺藜。

“啊，该死，”薇维嘟囔着。她转过身来，发现面前站在三个高大的身影，黑色的面罩隐藏了对方的面容。

“噢，车胎漏气了啊，”说话的显然是领头。“而且还是在这种荒无人烟的路段，真是太倒霉了。”

“大实话，”薇维啐了口唾沫。“但走运的是有你们来给我送备胎了。”她感觉那人在面罩后露出了微笑。

“我们可不干这个，”他表态道。“你叫什么名字？”

薇维瞪了那人一眼，伸手去拿扳手。这些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格丽泽尔达，”她嘟哝着回答。“你们要是不想帮忙，那就赶你们的路吧。这地段可不太平。”

“说的没错。”他不怀好意地说道。

她抬头看着他，眼下局面不妙，但她知道怎么虎口脱险，即便面对海盗悍匪也能游刃有余。“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无可奉告，”他回答道。

“那么‘无可奉告’先生，麻烦继续走你的阳关道，我自己会修好摩托上路的。”

蒙面人放声大笑，摆了摆手，又摇了摇头。“恐怕不行。”他忽然收起笑容，脸色一沉。“你的车拖着什么东西，格丽泽尔达？”

“腌辣椒，”薇维咬牙挤出几个字。

另外两个人爬到货箱里，从里面扔出来一个木桶。一人用撬棍把桶撬开，露出了一排排用稻草包裹整齐的小型炸药。

领头看了看炸药，又回头看着薇维。“这些辣椒还真够劲儿啊。”他抽出一把长长的匕首。“劳驾伸一下手。”

薇维脸色惨白。“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她结结巴巴地说道。“求你别杀我！”

“杀你？我倒是愿意尽量避免这种情况。格丽泽尔达——如果是你的真名——我还挺喜欢你的。所以嘛……”他用匕首的刃尖轻轻地扎进她的手掌；她看到渗出的血液，忽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领头一把抱住已经失去意识的她，又把她轻轻地放在三轮摩托的座位上。“我们可不能让你跟着。”

几个劫匪拿掉了面罩，开始把印着“V.C”的炸药一批批搬到他们的推车上。

“情报很准确，”其中一人说道。“太好了，肖尔。总算有信得过的线人了。”

“本来以为会在安德麦碰壁，”另一人笑着说。

马迪亚斯·肖尔微微一笑。“我们肯定会好好利用这些东

西。只要能阻碍风险投资公司的行动，那就对暴风城有利。运气好的话，这也能动摇贸易亲王对安德麦的掌控。引起内斗可以扰乱他们的供应链。”

第二位特工摇了摇头。“一个贸易亲王倒台，又会有别人取而代之，”他说道。“总会有另一个下三滥上台。”

肖尔又搬起一个木桶。“拭目以待吧。”



对雷吉克来说，安德麦的环境总是有点阴冷，又常常略显潮湿。他把脖子歪到一边，整理了一下因为内藏利刃而变得僵硬的大衣。这衣服穿着舒服吗？老实说，真不舒服。但经验告诉他，在这种地方，你身上携带的武器越多，多活一天的可能性就越大。他咬了一口三明治。

雷吉克嘟囔了一声，因为眼前有两个在街上流浪的顽童，其中一个正抬头看着他。这两个稚嫩的地精略显瘦弱，但他知道他俩眼里透出的渴望不仅是为了食物；毕竟他也在同样的处境下度过了不少年头。“有什么消息？”

“听说斯冈奇·裂轮今天在和斯莱克家的人玩骰子。”

“那他赢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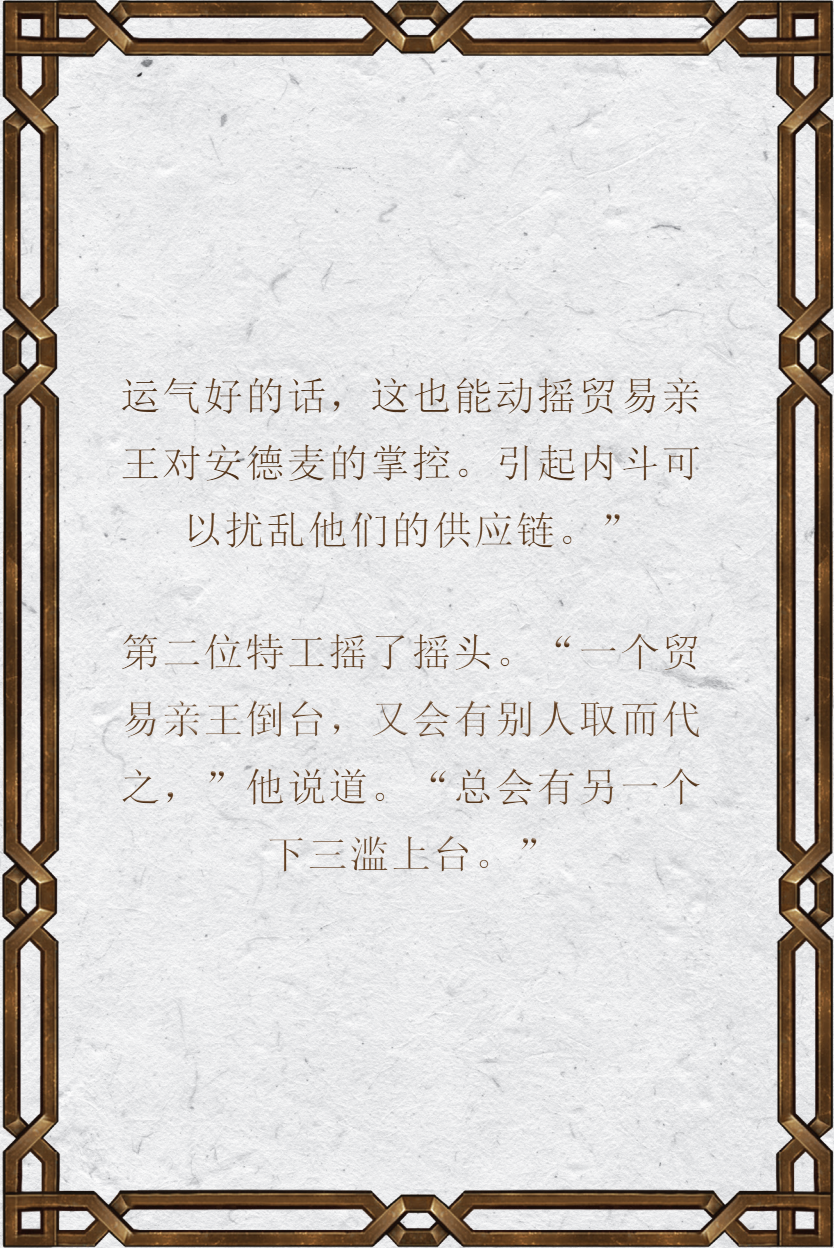
“他有赢过吗？”

雷吉克皱起眉头。“可他欠了贸易亲王加洛克斯科恩五千块。”

“对呀，我们也知道。”另一个孩子是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年纪不超过九岁。她扬起了下巴。“所以我们才跑来告诉你。”

雷吉克点点头。“干得好，史派特、婕茜。”他将手里的三明治掰成了两半，递给了两个孩子。两人的腮帮子都吃得鼓鼓的，雷吉克又往两人伸出的手中放了几枚金币。“再去探探他今晚又会去哪里，别被察觉。”

他俩点了点头，迅速沿着街道走开，躲进了一条小巷里，显



运气好的话，这也能动摇贸易亲王对安德麦的掌控。引起内斗可以扰乱他们的供应链。”

第二位特工摇了摇头。“一个贸易亲王倒台，又会有别人取而代之，”他说道。“总会有另一个下三滥上台。”

然很是称职。雷吉克不禁露出了一丝微笑。

“哎呀，多可爱呀，”耳边传来一阵沙哑的声音。雷吉克发现来者是裂渣财阀的两位中层大老粗——巴斯克·顶螺和吉兹甘科·破栓——两人走了过来，但他俩并没有资格得到雷吉克的重视。“小剃刀在和孩子们玩呢。怎么了，雷吉克，是想你妈妈了吗？能对我们也这么温柔吗？”

雷吉克眯起眼睛，看了一眼这两个在嘲笑他的小丑。他瞬间挥出拳头，打在巴斯克的歪鼻子上，只听得骨头碎裂的声音，这个地精明明个头更大，却只能倒在油腻的小道上，痛苦地呻吟着。吉兹甘科转向雷吉克，但又戛然而止，只见雷吉克的另一只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把剃刀，正抵在吉兹甘科的脸上。雷吉克露出了令人胆寒的微笑。

“还觉得我温柔吗？”

吉兹甘科咽了咽口水，又摇了摇头。

“如果有人觉得我温柔了，那我倒能想到接下来该做哪两件事，纠正一下这种错误的看法。”

“好了，好了，”巴斯克一边嘟囔着，一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我们不是来找茬的。只是来送口信的。老板要所有领头都过去。”

雷吉克很好奇会是什么大事，但他知道肯定不是好事。“好了，口信你们已经送到了。快滚吧。”

两个大老粗一脸愠色地离开了，巴斯克则用一块脏兮兮的手帕捂着血淋淋的脸。“你又把我鼻子打断了，”他嘟囔着。

“我这是帮你——”雷吉克反驳道。“又矫正了。”

他看着两人消失在街角，才把临时准备的武器收了起来。你能在几百米开外就发现像他们俩那样的蠢货，可大家往往不会在乎那些在街头玩闹的小孩。因为在安德麦，他们要么是不起眼的淘气鬼，要么会被完全无视，因此总能派上用场。

雷吉克是从惨痛的经历中得出了这点心得。他童年的大多数时光就是作为安德麦街头游荡的孤儿。他记得那天，父母因为一点小事就惨遭杀害。干出如此恶行的禽兽们甚至连一句安抚的话

也没有给他。这不是针对谁，小鬼。世道就是这样。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所以你最好学会怎么去吃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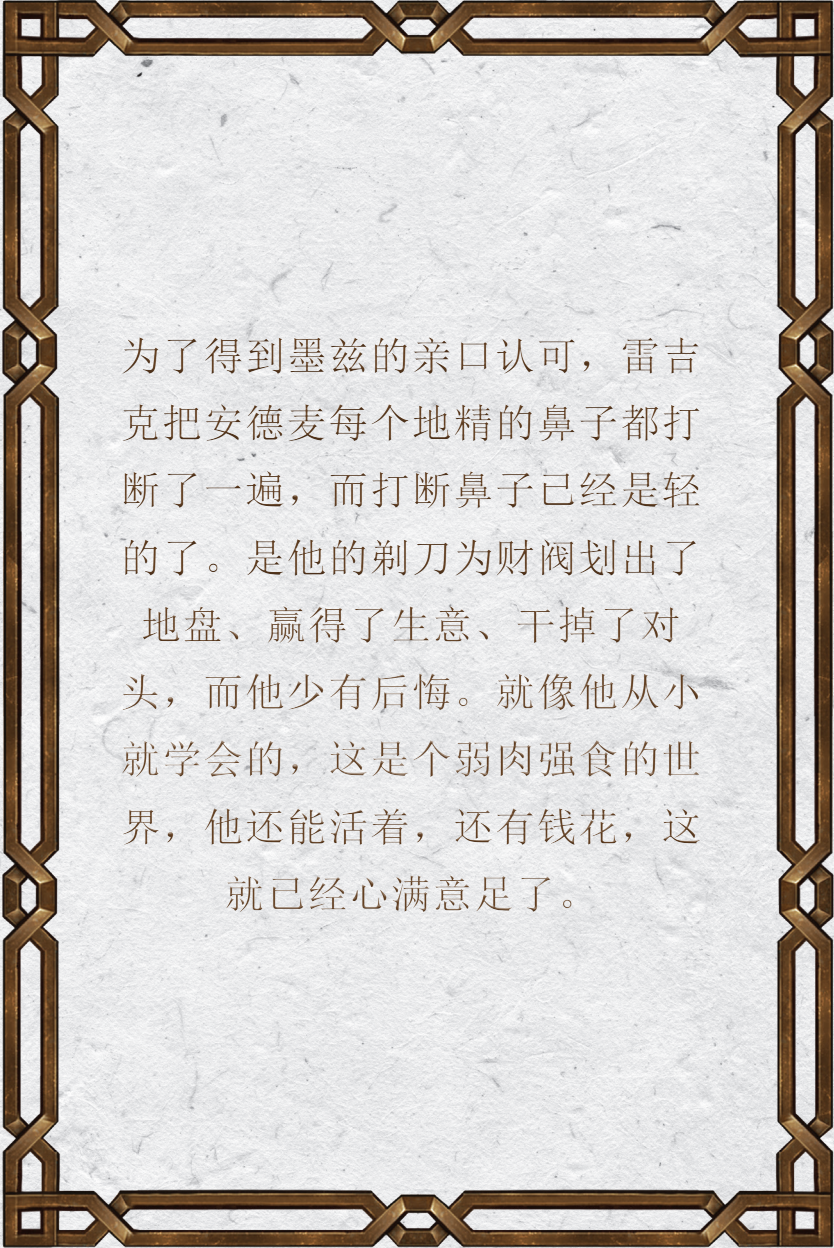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只能去乞讨、偷盗，甚至干出更糟糕的事。他学会了绝不留情，学会了不指望别人知恩图报。他开始随身带着一把剃刀——这是他混迹残酷街头的最后一道防线。他的“小打小闹”得到了一位地头蛇注意。一天晚上他从钱箱偷钱的时候被这位领头逮了个正着，觉得这孩子“很有种”。所以这位领头并没有结果了雷吉克，而是让给自己干活儿。

随着雷吉克渐渐长大，年纪大些的地精派他去执行的任务也越来越危险：偷窃、走私，有时候还得放倒守卫。每次成功的时候，他都能“吃肉”。他打响了名号，人们觉得他是坚实的拳头，是阴影中可靠的利刃。不过他后来偷到某位贸易亲王头上的时候被逮了个现行，于是被扔到矿场里当苦力。艰苦的条件让他变得更加坚韧，甚至更加强大。

之后雷吉克又被当地的贸易亲王墨兹·加洛克斯科恩招入麾下。童年的经历教会了他在安德麦生存所需的一切；没人比他更熟悉那些暗巷和下水道。他们给他起的外号叫“剃刀”——既代表他临时准备的武器，也代表他临场应变的能力。于是他平步青云，从望风的变成跑腿的，从大老粗变成了金牌打手。终于墨兹也注意到了他，于是这位贸易亲王把他升为领头，纳入了自己的小圈子——这里面都是“天选的地精”，是裂渣财阀血腥的铁拳。

为了得到墨兹的亲口认可，雷吉克把安德麦每个地精的鼻子都打断了一遍，而打断鼻子已经是轻的了。是他的剃刀为财阀划出了地盘、赢得了生意、干掉了对头，而他少有后悔。就像他从小就学会的，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他还能活着，还有钱花，这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话虽如此，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感到有些厌倦了。一刻不得安宁，谁也不敢相信。他自傲于自己的本事——毕竟他现在还能喘气就是靠的这个——但最近的活儿真的……太老套了。他内心深处也知道，这样的活法很不体面，他也奢望自己能选一条不



为了得到墨兹的亲口认可，雷吉克把安德麦每个地精的鼻子都打断了一遍，而打断鼻子已经是轻的了。是他的剃刀为财阀划出了地盘、赢得了生意、干掉了对头，而他少有后悔。就像他从小就学会的，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他还能活着，还有钱花，这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同的路。另一件他几乎不敢承认的就是：他真的很想念母亲。自她被杀害之后，他再没享受过片刻的温柔。他一时愣了神。难道那些街头的孩子激起了他温柔的一面？他只知道不该有孩子遭遇这样的命运。那一点不义的火焰让他的心脏还能继续跳动，这么多年来也未曾熄灭。

他从沉思中摆脱出来。他之所以能到今天的位置，是因为他最有本事，同时也最为无情。他承认——虽然主要是诉诸胁迫和武力，但贸易亲王确实为混乱无序的安德麦带来了一些稳定。这里就是这样，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改变。

他开始朝着总部走去，思虑着贸易亲王加洛克斯科恩意欲何为。



雷吉克和十几个其他的地精干部坐在一张长桌旁，感觉很不自在。他讨厌这样的会议，部分原因是他讨厌自己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同时也因为他不在乎这些家伙——尤其是这群人，这里面没一个是他信得过的。

贸易亲王墨兹·加洛克斯科恩，身穿着他招牌的丝绸大衣，手里拿着一根粗糙的手杖，绕着桌子走来走去。“又一批货被截了，”墨兹怒不可遏地说道，将手杖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

有几个领头被吓得一哆嗦。雷吉克反倒是感觉轻松了些——毕竟这不关他的事。贸易亲王的运输业务不用他操心——除非要派他去威胁那些不按时付款的客户。

“这次是秘银破片炸弹！”墨兹咆哮着，拖着带刺的手杖划过木雕的桌面。“而且一整批货全被截了！”

“哪个想不开的蠢货敢偷您的炸药啊，老板？”某个领头发出了疑问。

“也许就是你，弗拉姆巴克，”墨兹咆哮着，把手杖的一头扎进了弗拉姆巴克全新的绿色皮衣里。上面的尖刺扎透了闪亮的皮衣——也扎到了弗拉姆巴克的胸口。

“不是我，先生，”他气喘吁吁地回应道。“我怎么敢！”血沿着皮衣流了下来，弗拉姆巴克的眼睛也鼓了起来。

雷吉克皱了皱眉头。安德麦有两种人——聪明人和蠢货，而弗拉姆巴克……不是聪明人。雷吉克料到会有这样的场面，他知道老板会大发雷霆，一方面是他得这样才能驾驭手下，不过也因为这位贸易亲王就是喜欢暴力和报复。雷吉克并不是同情弗拉姆巴克，但不管他有什么缺点，这位领头都像一条忠心的老狗。

雷吉克把脖子扭向一边，试图掩盖自己的不适。这时门正好打开了，一个大老粗带着一位女性地精走了进来。

“贸易亲王弗拉姆巴克先生，司机有事儿要跟您说。”

墨兹转向司机。“什么事？”

薇维·温克拉森点点头。“我当时正骑着那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然后就被三个人类截了，先生。三个男人。都是大高个儿，穿一身黑。他们知道我运的是什麼——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反抗？”墨兹质问道。

她看着他。“我怎么反抗三个带家伙的强盗？为什么不派几个守卫护送呢？”

“这次是秘密行动！”他大吼道，然后又自己冷静了下来。“把这片的海盗都给我叫过来，我墨兹·加洛克斯科恩可不是软柿子，这次得杀鸡儆猴。”

薇维咳了两声：“打断一下，先生，不过……我觉得不是海盗干的。”

“噢，是吗？”贸易亲王冷笑道。

“他们说话……很有礼貌，谈吐也得体。而且老实说，这片的海盗身上都有股味儿——海水和死鱼的腐臭味。那些家伙没什么臭味。”

墨兹沉思片刻，而领头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为贸易亲王分忧了。

“也许是竞争对手想搅乱您的生意，先生。”

“也许是买家黑吃黑！”

墨兹恶狠狠地看了一眼手下的领头们。

“也许……是你们之中的某位，想要中饱私囊。”

随之而来的就是众人的一片否认，雷吉克仔细地打量着每一个人。

墨兹忽然发出了沙哑的笑声。“谁知道呢——也许是联盟的人来捞油水了。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我们之中有人给外面通风报信，好让别人来抢我的货！”

领头们面面相觑，向彼此投出怀疑的目光。难道真的是有内鬼吗？

“我绝不容忍这种情况。有谁……知道……为什么吗？”墨兹看向弗拉姆巴克，后者还在包扎受伤的胸口。“弗拉姆巴克？”

这个受伤的地精抬起头，一脸惨像。“因为碍着财路了？”

“因为碍着财路了！”墨兹一边咆哮，一边挥舞着手杖把桌子敲得木屑横飞。“炸药是我们油水最多的生意！如果其他贸易亲王觉得我是软柿子，可能就想着把我扳倒了。如果我倒了，你们这帮蠢货也跑不了！我们建立的一切就都危险了！”

领头们都向墨兹保证自己没有背叛、没有犯错，也不是无能之辈，并且保证会查清这起恶行的来龙去脉。“不用，”墨兹大吼道。“你们管好自己的事。在我们准备好更多炸药之前，你们都给我收拾好自己的烂摊子。都滚吧！”

桌边一眨眼就都没了人影，那个大老粗则从雷吉克面前把薇维拉出了房间。雷吉克走向门边，却被墨兹伸出的手杖拦住了。

“请坐，雷吉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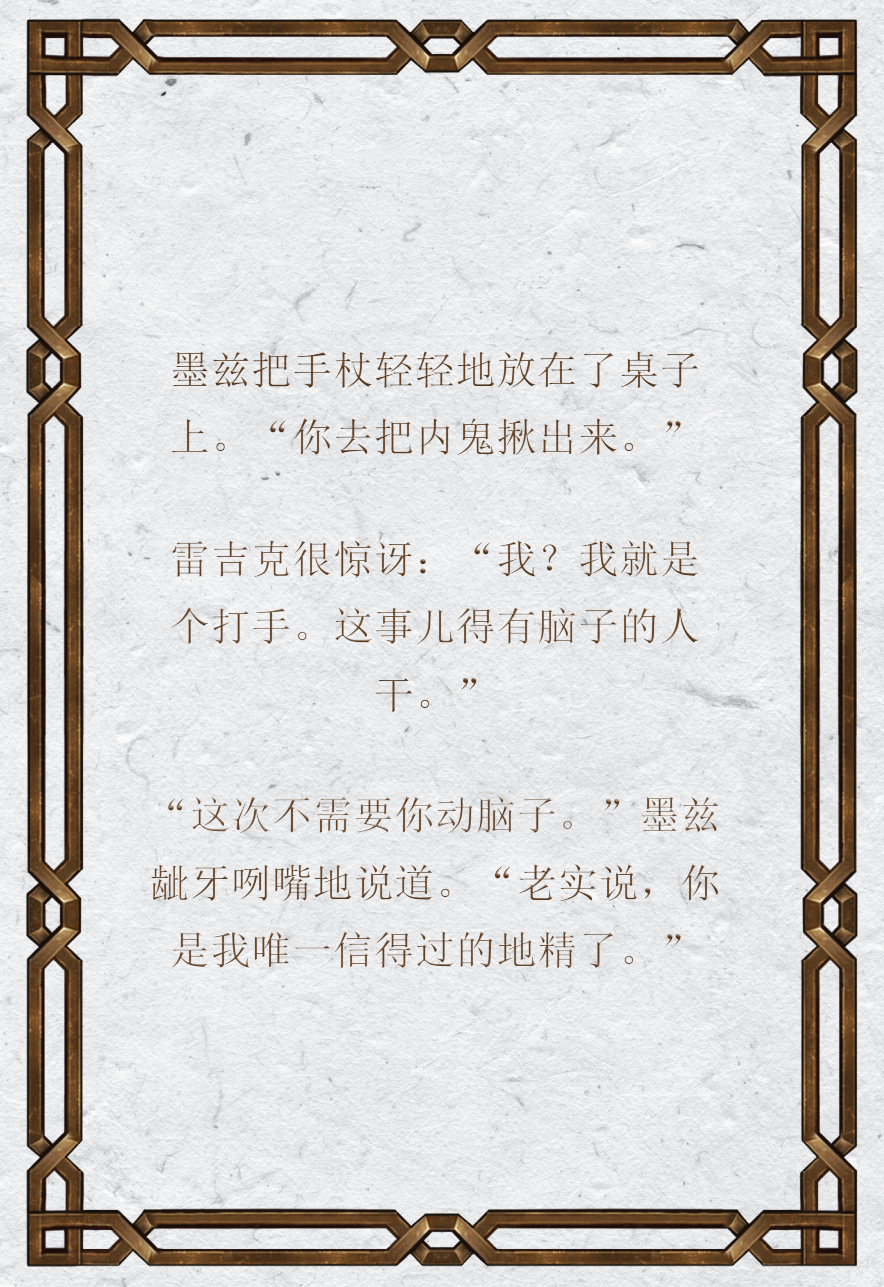
雷吉克看了眼挡在面前的手杖，又抬眼看着墨兹。“当然，墨兹。要我为您做什么？”

墨兹把手杖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你去把内鬼揪出来。”

雷吉克很惊讶：“我？我就是个打手。这事儿得有脑子的人干。”

“这次不需要你动脑子。”墨兹龇牙咧嘴地说道。“老实说，你是我唯一信得过的地精了。”

雷吉克点点头。



墨兹把手杖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你去把内鬼揪出来。”

雷吉克很惊讶：“我？我就是个打手。这事儿得有脑子的人干。”

“这次不需要你动脑子。”墨兹龇牙咧嘴地说道。“老实说，你是我唯一信得过的地精了。”

“而且你也知道，你很擅长锤别人的脑袋，然后拿到我想要的东西，比如金钱、情报……还有坦白。”

雷吉克耸耸肩。“那听您的，墨兹。”

墨兹露出奸笑。“你逮到那家伙之后，让他知道他对组织的价值已经荡然无存了。”



在提亚斯奶酪店下方的地窖里，马迪亚斯·肖尔正眉头紧锁地研究着一张错综复杂的地图。

“这次又是什么麻烦？”埃林·提亚斯边问边放下一杯麦酒和一盘陈年的干酪。

“研究怎么让我的线人离开安德麦。”

提亚斯挑起了眉毛。“为什么要这么做？线人就得留在那里才能收集情报、发挥作用吧。”

“说的没错，可要是人都死了，就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了。”

“啊，那次截获之后情况不妙？”

“没错，”肖尔回答道。“贸易亲王加洛克斯科恩已经把他的地盘完全封锁了，想要找出内部的叛徒。我的线人很确定自己很快就要被某人揪出来了。”

“为什么要把这种事揽在自己身上，”奶酪大师提议道。“干那一行早晚会这样。”

“那可太自私自利了。”肖尔盯着提亚斯说道。“他以身犯险给了我准确的情报，圣光在上，我可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地精居然愿意拼上一切，只为了也许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

“我能想象的就是他快要没了。”

肖尔盯着地面。“我干这行以来已经见过了太多流血——或者眼睁睁看着他们流血牺牲。这次我不能再袖手旁观。”

“为什么，马迪亚斯，你听起来几乎就像个……理想主义者。”提亚斯露出了坏笑。

肖尔愁眉不展。“这些人不是罪犯，他们只是想要打破循环。”

他又研究了一会儿地图，然后抬眼看向提亚斯。“而且，如果他们没被抓住，也没有吐出是在帮助暴风城窃取了他们最好的军火，那对联盟也大有好处。知道我们情况的人越少越好。你觉得呢？”

提亚斯抿了一口麦酒。“你的理由真有说服力。那么，鉴于军情七处好像没有人……能不被察觉地进入那片区域，就算能，那你又怎么把线人撤出来呢？”

肖尔紧锁眉头，在地图上谋划着这次的任务。“这就是问题所在。”



雷吉克感觉有点使不上劲儿。这个任务并不匹配他的本事，也不符合他之前打出的名头。除了那些孩子，他手头的线人还没他之前威胁过的家伙多。但他至少有了一些进展，他先是找到了附近一片硫磺矿场的监工，然后威胁要把对方关进矿井里，立刻就得到了一位最近经常“捣乱”的矿工的名字。

在一处破烂不堪的工棚里，弗丽齐·斗嘴一脸挑衅地抬头看着雷吉克。“你是白痴吗？我怎么会知道那种事！”

雷吉克低头盯着她。“监工说你一直爱惹麻烦。”

她叹了口气。“如果说组织矿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最低工资是‘惹麻烦’的话，那我确实爱惹麻烦。”

“难道你没有威胁矿场的老板们，说要让他们好看吗？”

“那意思是我会呼吁大家罢工。”她哀伤地看了雷吉克一眼。“我不想死，但这里的许多工人都要死了，不论是因为伤病还是贫穷。老板们只是想借你的手杀鸡儆猴，阻止我们团结在一起。”

雷吉克陷入了沉思。他也在矿场干过，那里给他留下的回忆可不算美好，他也没理由认为自那之后工人们的处境会有多大改

善。

“而且，”弗丽齐继续说道，“即便我想要这么干，炸药还要经过化学混合、提炼、打包；运输工作肯定要做好记录、安排好时间。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我的工资等级；你还是去问问那些能安排流程的吧。”

她说得很有道理。雷吉克点头表示感谢，然后转身打算离开，可又忽然停住，打翻了桌上的灯，一脚把它踩碎。

“喂！你这是干什么？”弗丽齐质问道。

“抱歉，”雷吉克叹了口气。“我得保住自己的名声。”



在东部下层区居然有这么一间修葺得当的小屋，雷吉克在屋外停下了脚步。他威胁了财阀的一位调度员，得知有一位司机一直抱怨自己工资低、工时长。雷吉克心里觉得这又像是管理层在利用他修理那些潜在的“刺头”，但他还是得去看看。

他敲了敲门；片刻之后，一位年轻的女性地精开了门，一脸紧张地望着他。“什么事？”

“是贝泽尔·吠焊吗”他问道。

女人旁边出现了一个年轻人。“我是贝泽尔，”他说道，站到了女人和雷吉克之间。

他能这样保护她，雷吉克很欣赏他的勇敢。“我叫雷吉克，”他说道。他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脸上已经没了血色。“我能进来吗？”

夫妻俩沉默着退到了一旁，他则脚步沉重地走进了这间小屋。

雷吉克真心觉得这间房……相当不错——虽然没有什么奢华的物件，但整洁又干净，生活品质也比他打过交道的大多数地精工人要高。墙上甚至还挂了一个装饰用的漂亮盘子，他觉得这不是这两位能买得起的。夫妻俩就站在那里，妻子焦急地把手拧在了一起。他仔细检查了那个盘子——显然不是地精的手艺。他转

转过身来看两人。“真是太漂亮了。在安德麦买的吗？靠司机的薪水？”

“那是……别人送的，”妻子说道。

“嗯哼。你叫什么名字？”他问她。

“西——西尔莎，”她结结巴巴地回答道。

雷吉克朝她歪了歪头。“你看起来很紧张，西尔莎。为什么？”

她看着他，就好像他在说她是个傻瓜。“因为您是……雷吉克。‘剃刀’。没人会想要你登门。”

贝泽尔用胳膊搂住了她的肩膀。“西尔莎，不要——”

雷吉克对他摆了摆手。“这话很合理。虽然有点伤人，但很合理。”他对着两人摆起了架子。“那么，贝泽尔。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

贝泽尔看起来更紧张。“是吗？”

“你是财阀的司机。”

“是……”

“所以作为司机，你肯定听说了，最近有些货被截了。”

“我没听说过。谁会蠢到去偷墨兹的东西？”

“有意思——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

雷吉克抽出了剃刀，夫妻俩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妻子则飞快地撇了一眼身后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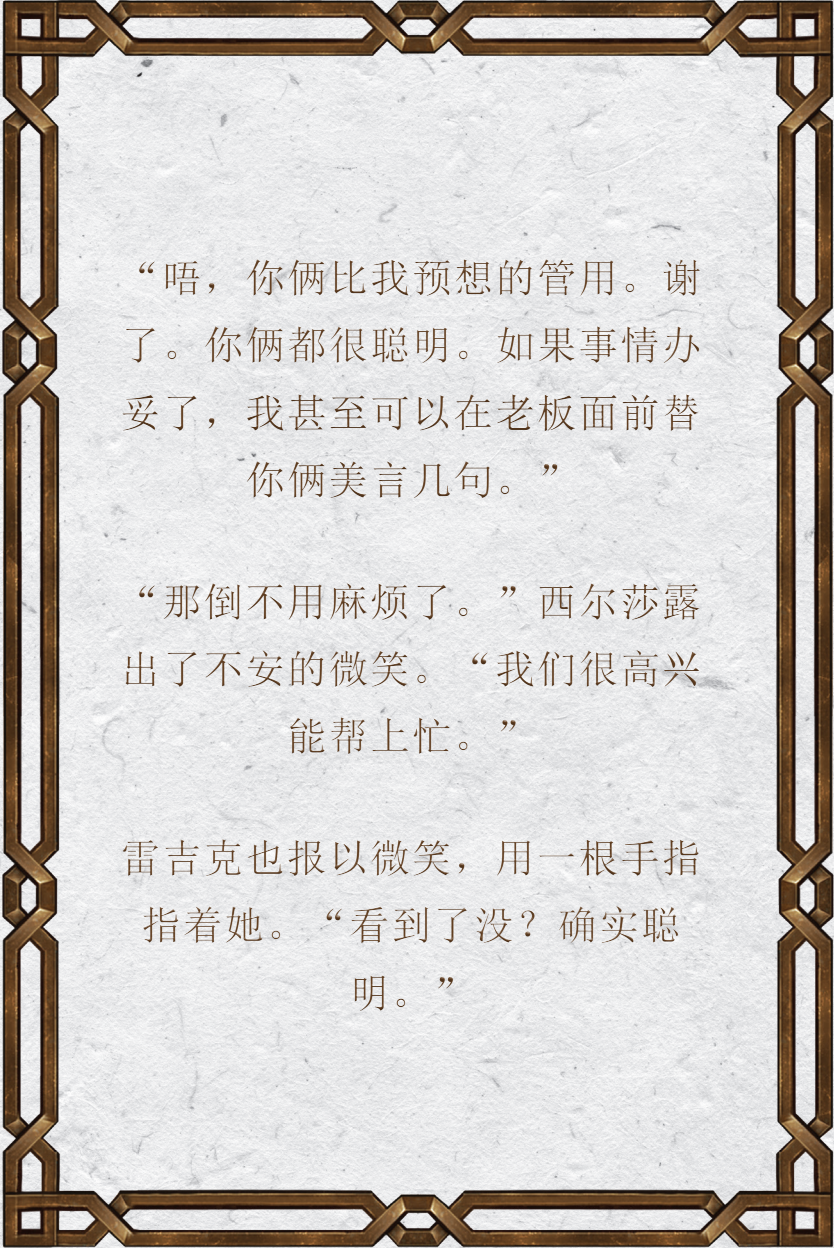
“事情是这样的，”雷吉克说道。“我们之中有人把那批货物的消息出卖给了海盗——或者是竞争对手，该死，或许甚至是卖给了联盟。有证据表明是你干的。你要是爽快承认了，你就可以更轻松一点。”

“是更轻松……还是死得更痛快？”贝泽尔问道。

剃刀一闪而过，划破了贝泽尔的耳朵；这位地精抬起一只手，想要按住流出的血液。

雷吉克耸耸肩。“我觉得是一回事。”

现在是西尔莎站到了雷吉克和她丈夫中间。“他不可能知道那些事儿。他们都是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告诉他干活的时间。”



“唔，你俩比我预想的管用。谢了。你俩都很聪明。如果事情办妥了，我甚至可以在老板面前替你俩美言几句。”

“那倒不用麻烦了。”西尔莎露出了不安的微笑。“我们很高兴能帮上忙。”

雷吉克也报以微笑，用一根手指指着她。“看到了没？确实聪明。”

雷吉克陷入沉思，这番话让他很是头疼。“好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假设你的丈夫没有参与。那你觉得会是谁干的？”

此刻他意识到，现在能得到什么线索都行，也不管线索是来自什么人。

夫妻俩赶紧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还有谁会想要那些东西呢？”

“谁是买家呢？也许那人是告诉了海盗，然后海盗和买家一起分赃，这样买家就不用付钱了。”

“也许是精炼厂的人，他们想自立门户了。”

贝泽尔最后总结道：“人们总说，‘跟着钱走’，对吧？那钱是谁处理的呢？”

雷吉克考虑了所有这些以后，小心地收起了他的利刃。“唔，你俩比我预想的管用。谢了。你俩都很聪明。如果事情办妥了，我甚至可以在老板面前替你俩美言几句。”

“那倒不用麻烦了。”西尔莎露出了不安的微笑。“我们很高兴能帮上忙。”

雷吉克也报以微笑，用一根手指指着她。“看到了没？确实聪明。”

他走出房门时，夫妻俩的脸上依然挂着痛苦的表情，两人面面相觑，眼中都是恐惧。



雷吉克一拳揍在对方的鼻子上。这算不上什么新颖的方法，但十有八九能激发对方合作的意愿。

“你在开什么玩笑，雷吉克？”斯派克斯·叮堆气喘吁吁地说道，他正身处会计员的奢华办公室里，身下的地板上铺着厚厚的鳄鱼皮。雷吉克站在这个老地精身旁，掰得指头咔咔作响。

“你就是炸药被劫的幕后黑手，斯派克斯。所有运输事故都是你干的。早点承认吧。”

这位会计一边大吼着，一边摇摇晃晃地爬起身来，伸手摸

到了他的眼镜，雷吉克的拳头居然没把它打碎，也算是个奇迹了。“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如此荒谬的指控？”

“‘荒谬’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不值钱’，你个无知的大老粗！”

雷吉克决定暂且忽略这样的冒犯之词。因为他有的是时间打击报复。“账都是你管的，斯派克斯。老板的所有行动都是你运作的。你了解采矿流程、人员集结、运输安排，全都一清二楚。看看你这地方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奢华的办公室——也许除了老板自己的豪宅。”他向那个虚弱的老人探过身去。“那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斯派克斯？肯定就是你干的。”

“你……就是蠢货。”

雷吉克根本不在乎这样的话，但是这位会计居然边说边向他靠近了。现在他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对别人的时候对方会不舒服了。

“我当然能用上好东西！因为墨兹会给我丰厚的报酬。他就是那么重视我。”斯派克斯转向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他与公司高管们的各种合影——有的是在一起工作，有的是在一起庆祝。只见他拿起了一本账簿。他把账簿放在桌子上摊开，然后又塞给了雷吉克。“我对每样东西的具体来历都做了毫无瑕疵的记录。我知道从逻辑上来说，我是第一嫌疑人，但我现在能在书堆里靠脑子赚钱！我难道会傻到放弃所有这些好处，只为了偷墨兹的东西？就是我建议他派你去查出内鬼的！”他几乎已经在尖叫。

雷吉克查看着账簿，虽然他不是很懂数字，但它似乎可以证明这位会计的愤怒合情合理。他叹了口气，这次又钻到了死胡同里，而且老实说，他现在对下一步该怎么做也毫无头绪。他已经厌倦了这场游戏，实际上是厌倦了所有这些破事。他又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合上账簿，把它放回了桌子上。他扫了一眼那些照片——照片在这里可不常见——然后陷入了沉思。他拿起其中一张照片，就是在这间办公室拍的，斯派克斯和墨兹还有其他几个领头一起举杯庆祝。背景中有一位略显模糊的女性地精。

雷吉克挠了挠后脑勺，他把照片拿给会计，然后指着那个身

影。“这是谁？”

斯派克斯眯眼看着照片，又戴上眼镜看了看，然后轻蔑地转过身去。“那只是我的一个秘书，叫西尔莎。”

雷吉克小心地把照片放回桌上，转身离开。



雷吉克心情低落，他正在走向东部下层区。他其实挺喜欢那对小夫妻的，可他们耍了他。实际上，他刚意识到自己在离开他们屋子的时候居然没有打坏任何东西。他这是失了水准了？他走近街区，却看到史派特和婕茜正直直地朝他跑来。这可太蹊跷了；他之前可是教过他俩不要犯这种错误。但他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目标，直到史派特拽了拽他的衣角才理会他们。

“出事了，R先生，”婕茜气喘吁吁地说道。“我俩一直都在找你。”

雷吉克几乎就要从两人身边呼啸而过，但他还是改了主意。“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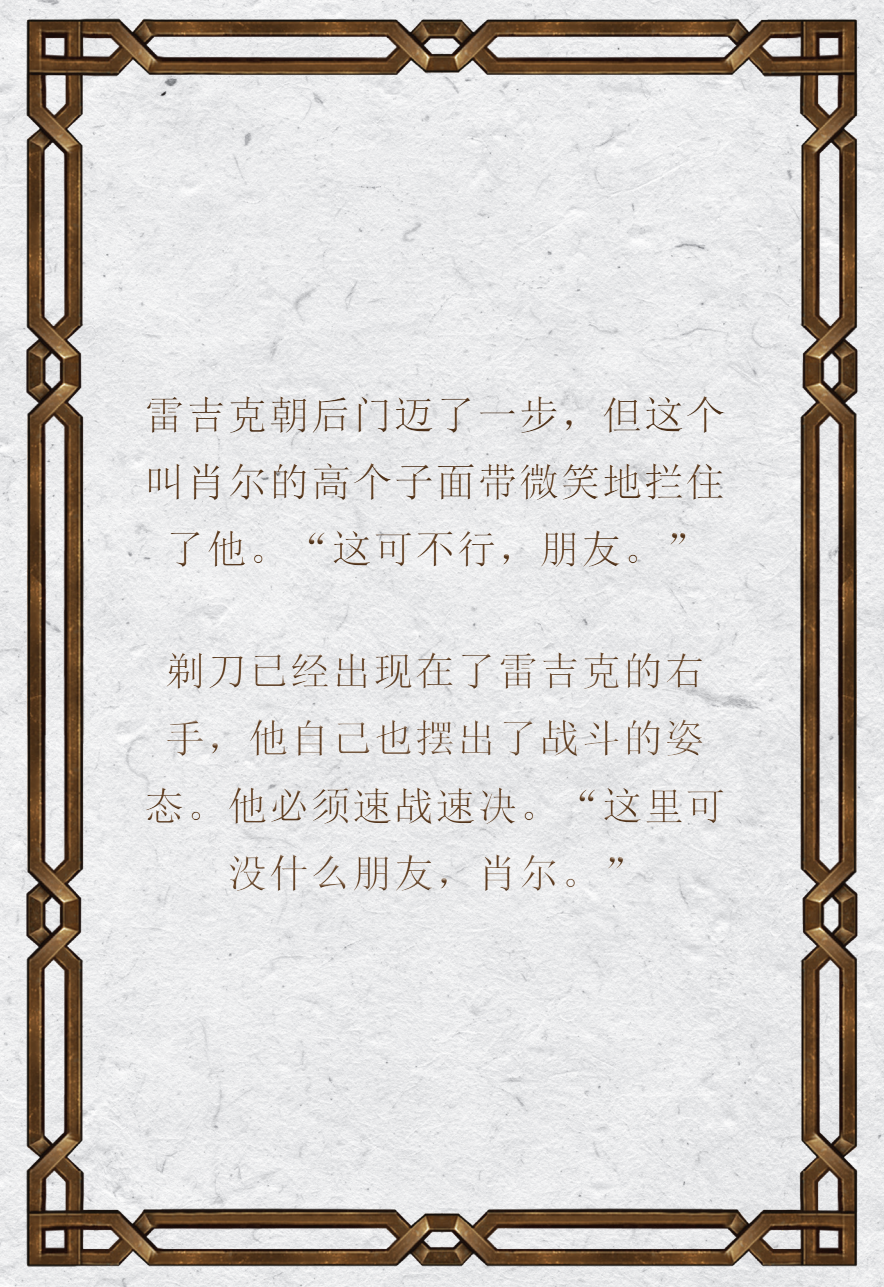
两个孩子对视了一眼。“跟我们来吧。”

两个孩子引着他穿过几条小巷，来到了一个岔口，然后两人指着墨兹手下一个望风的小弟，他正背对着一栋建筑坐着，在岗位上呼呼大睡。墨兹要是看到了又得大发雷霆。

“还不止是他，”史派特小声说道，于是两个小密探就引着他来到另外两处拐角，又有两个守卫在平时的岗位上昏睡过去。更糟糕的是，这些守卫离吠焊夫妇的住处并不远。

现在雷吉克的低落里又多了份越发的不安。他检查了第三名守卫，发现她脖子上插了根飞镖，显然是被迷晕的。他抽出了她衣领上的第二根飞镖，放在鼻子下嗅了嗅，些许的酸味让他缩了缩脖子。他认出来这是一种强效但不致命的草药，道上混的都管它叫“紫莲”。在他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之前，他已经开始朝着吠焊的屋子飞奔而去。

这对夫妻刚收拾好背包，只带了自己能带的东西，这时门上



雷吉克朝后门迈了一步，但这个叫肖尔的高个子面带微笑地拦住了他。“这可不行，朋友。”

剃刀已经出现在了雷吉克的右手，他自己也摆出了战斗的姿态。他必须速战速决。“这里可没什么朋友，肖尔。”

的铰链忽然被撞开了。雷吉克一脚踏进屋子，西尔莎和贝泽尔已经害怕得动弹不得。

“要知道，虽然我可能不太喜欢自己干的营生……但我肯定不喜欢被人当傻子耍。如果你当时坦白了，”雷吉克怒视着贝泽尔，“那我就能给你个痛快了。至于你”——他指着西尔莎——“你要去给老板回话。”

西尔莎往后退了几步。“你不明白，”她紧张地说道。“我们是被逼的。他们不会让我们——”

“我不在乎，”雷吉克说道。“谁都有苦衷、有理由。但你清楚规矩，而且破坏了规矩。”

雷吉克下一句话还没开口，就听得嗖的一声。他躲开了一串毒镖，一个人类从屋后走进了房间。他个子高、身体壮，站在了雷吉克和他的目标之间。

“我来对付他，”男人对夫妻俩说道。“去撤离的隧道。可能会挡路的我都清理掉了。我的人在那头等你们。”

西尔莎走进了旁边的房间，不一会儿又拿着另一个包裹走了出来。“千万小心，肖尔。他很危险，”她警告道，然后就跟着丈夫从屋后逃了出去。

高个子听到有人叫他名字时面部抽搐了一下——这下他暴露了。

雷吉克朝后门迈了一步，但这个叫肖尔的高个子面带微笑地拦住了他。“这可不行，朋友。”

剃刀已经出现在了雷吉克的右手，他自己也摆出了战斗的姿态。他必须速战速决。“这里可没什么朋友，肖尔。”

“没事，时间还早呢。”肖尔咧嘴而笑的样子让雷吉克很是不爽，他开始向前挪步，但肖尔的一只手里忽然出现了一把凶恶的匕首……另一只手还有第二把。不管这个肖尔是谁，他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只见两人互相试探佯攻，闪转腾挪，试图抓住对方的破绽，手上连突带刺密不透风。

“你很会用刀，”肖尔说道，一刀刺入。

雷吉克用剃刀架开肖尔的匕首。“你也不赖，”他也承认，

因为肖尔刚挡住了他的反击，差点用第二把匕首割开了他的喉咙。

雷吉克扫了一眼周围，想起了吠焊的那个漂亮盘子；既然是挂在墙上的，那盘子的另一边肯定有挂环。他往后退了几步，一边牵制住肖尔，一边把盘子的挂环套在了另一只手上，变成了临时的盾牌。

肖尔不禁赞叹：“脑子灵光，还能随机应变。我猜肯定是街头长大的。从小就为了一口吃的去拼命。”

雷吉克试着不去理会他。

“敢问你见识过贸易亲王对那些好人施加的暴行、暴力和压迫之后，为何还选择替他卖命呢？”

“薇维说的没错。你不可能是海盗，”雷吉克咆哮着抓起一把椅子，朝着肖尔就冲了过去，肖尔一脚就踢碎了椅子，顿时碎片纷飞，中止了雷吉克的攻势。“肯定是联盟的人，到这种地方还满嘴的仁义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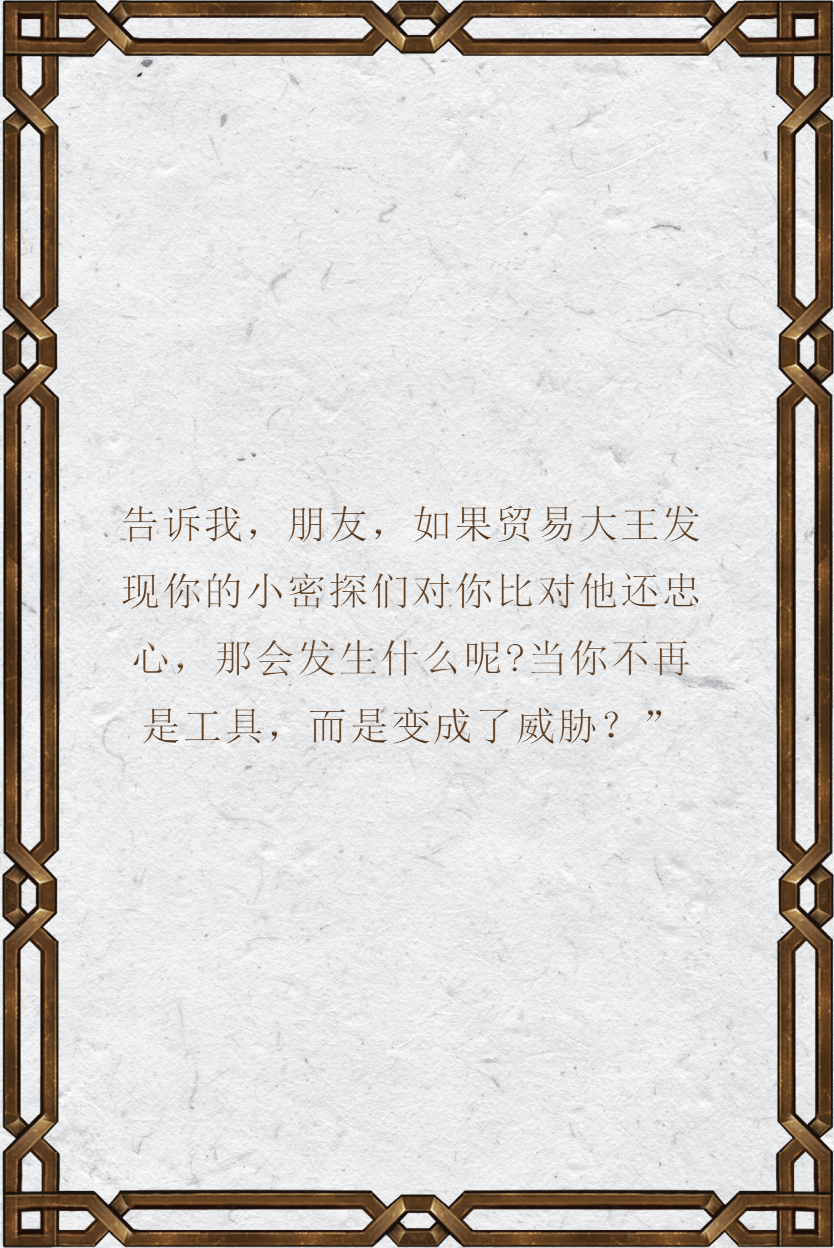
“这是事实，”肖尔反驳道。“自私自利的贸易亲王摄取利润，而他的人民居然连药品都没有？让所有人都依赖于他们的好心——可至少我听说他们缺的就是好心。”

雷吉克露出了痛苦的表情，虽然是老生常谈的话语，但椅子的碎片刺痛了他。“在贸易亲王上台之前，每个地精都是各自为战，没人能独善其身，而且一直如此。至少现在有了秩序。”雷吉克把椅子的碎片扔向肖尔，后者抬手挡住了一个碎片，向雷吉克露出了破绽。“他们残忍无情？确实如此。但安德麦只有两种人：聪明人和蠢货，而我知道蠢货会有什么下场。”他纵身扑向肖尔。

肖尔一跃跳到了一张矮桌子上，但桌子因为承受不住他的重量而碎裂，他摔倒后又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我怀疑你现在的样子就是蠢货的下场。这真的就是你想要的吗……难道不想想你的家人？”

雷吉克一边苦笑一边向前。“我没有家人。”

“那你肯定也有在意的人，”肖尔仍不放弃，用手中的利刃



告诉我，朋友，如果贸易大王发现你的小密探们对你比对他还忠心，那会发生什么呢？当你不再是工具，而是变成了威胁？”

左挡右架，抵住了雷吉克的攻势。“我在来的路上注意到了你的小密探们——那些孩子可还得靠你才能吃上下一顿饭……”

雷吉克想到了街上的那些孩子——没了他，他们的未来会是怎样——他忽然发出了怒吼，意识到对手试图扰乱自己的心智。“这里的人都是为自己而活，我也见识过更糟糕的情况。”

“没错，但你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条件。就像我们一样。”

雷吉克反唇相讥道：“说的真好听，还是说正题吧——联盟要干什么，为什么要监视我们？还偷我们的东西？你们不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吗？”

肖尔摇了摇头。“地精……有许多地方都值得钦佩。你们充满创意、灵感无限、总有天才的发明，可你们似乎又满足于生活在一个剥削自己的体系之中。你们的老板通过贩售炸弹来装满他的腰包，而下面的人则遭受着疾病和贫穷，忍饥挨饿，还要为他干活儿。那些炸弹也会伤害到其他地方的好人——包括我的人民。我把它偷走，让它们不会被用于恶行。”

雷吉克向前直刺，但被肖尔躲开。“所以联盟承认了自己丑恶的罪行。”

“当然，”肖尔承认。“这些事我也有份。联盟并不完美，没有完美的东西。但他们想要和平。他们想要做到更好。”

“然后就破坏我们的体系？还利用这些疾病缠身、忍饥挨饿的地精给你们干脏活儿？你们只会制造叛徒。”

“噢，得了吧，”肖尔一边反驳，一边扔出两枚飞镖，又做出了一个假动作。“他们背叛了什么？一个腐败的犯罪头子？吠焊夫妇只是需要药品，也许只是不愿意坐以待毙。”

雷吉克一刀砍向肖尔。“我可没当告密者，我依然活了下来。”

“因为你一直喜欢单枪匹马，喜欢靠自己的力量，靠在这里生存的规矩，”肖尔一边厉声反驳一边格挡。“但你得明白，这正是墨兹想要的——让你们全都各自为战、提心吊胆，确保所有人都做到‘守规矩’。你在替他干着最辛苦的差事。告诉我，朋友，如果贸易大王发现你的小密探们对你比对他还忠心，那会发

生什么呢?当你不再是工具,而是变成了威胁?”

雷吉克因为这番话而一时走神——向肖尔露出了破绽。这位间谍把一只匕首掷向雷吉克,他则用裂开的盘子堪堪挡住,匕首落下,插在了他脚下的地板上。雷吉克顺势抓起匕首,一头冲向肖尔。通常来说个子高的会占据上风,但雷吉克直奔他的双腿而去,一下子割破了肖尔的裤子;高个子由于惊讶和痛苦而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知道自己被刀刃划到了。

他滚到一旁,翻身站起,准备继续战斗,雷吉克已经在酝酿下一波攻势,可肖尔却开始身形摇晃,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有两下子,朋友。”他说完就倒了下去,失去了意识。

雷吉克一头雾水。刚才那下并没有造成什么致命伤;说真的,甚至就是擦破了点皮。然后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用手指摸了摸了匕首的刀刃,又闻了闻——刀上涂了紫莲。这下是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了。

雷吉克不禁思索,他知道紫莲并不致命,它只会让人呼呼大睡。当他把肖尔五花大绑起来的时候,他又意识到哪怕刚才是自己输了,这个大个子也不打算杀了他,或杀了那些望风的守卫。他仔细端详那把匕首,真是把好刀。于是把它放进了外衣的口袋里。他为墨兹找到了战利品,这样的成果可比他预料的要好太多了,不过一想到眼前的家伙大概会遭遇什么,他又感到有一点……遗憾。不过他也只是奉命行事。

雷吉克从屋子的后门冲了出来,环顾四周。令他惊讶的是,婕茜和史派特就在对面街区的小巷里。

他对婕茜喊道:“你看到他俩往哪边去了吗?”

她点了点头。“这边。”

雷吉克看着孩子眼中自豪的光芒,心头又涌起了肖尔刚才说的那番话。至少他们今晚能吃饱饭了。



西尔莎和贝泽尔一路沿着小水道走向出口的栏栅。两人疲惫

不堪，西尔莎则因为肩上的重量举步维艰。

“我来背，”贝泽尔说道，拿走了她的背包。“我们就要自由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开启新的生活了。”

“别指望了，”传来了雷吉克冰冷的声音。

夫妻两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脸上满是凄凉。他们离自由明明只有一步之遥。

雷吉克因为太过愤怒——老实说也太过疲倦——已经不在乎这些。

“您……您高抬贵手吧，”西尔莎恳求道。

“不不，这可不行，”雷吉克冷淡地说道。“放了你们就是我倒霉了。”他把肖尔的匕首举过头顶，一把抓住了贝泽尔，后者弓着身子缩成了一团，极力护住怀里的东西。

就在雷吉克要落下匕首时，他看到了贝泽尔在保护的那样东西：一个小女孩，大概有四岁，她一脸病态，正因为发烧而出汗。

“不！”她大叫道。“不要伤害爸爸！”

雷吉克楞在原地，顿时感觉天旋地转。他下意识地放开了贝泽尔，后退了一步。

西尔莎看到了他的犹豫。“我们只是做了必须做的事，只是为了救我们的孩子，”她的声音都在颤抖。“你要是我们会怎么做？斯奎克斯生病了，我们根本付不起她的药费。你应该见过斯派克斯·叮堆的办公室。你应该知道那种感觉，每天辛苦工作，却感觉无能为力、一贫如洗，连自己的孩子都救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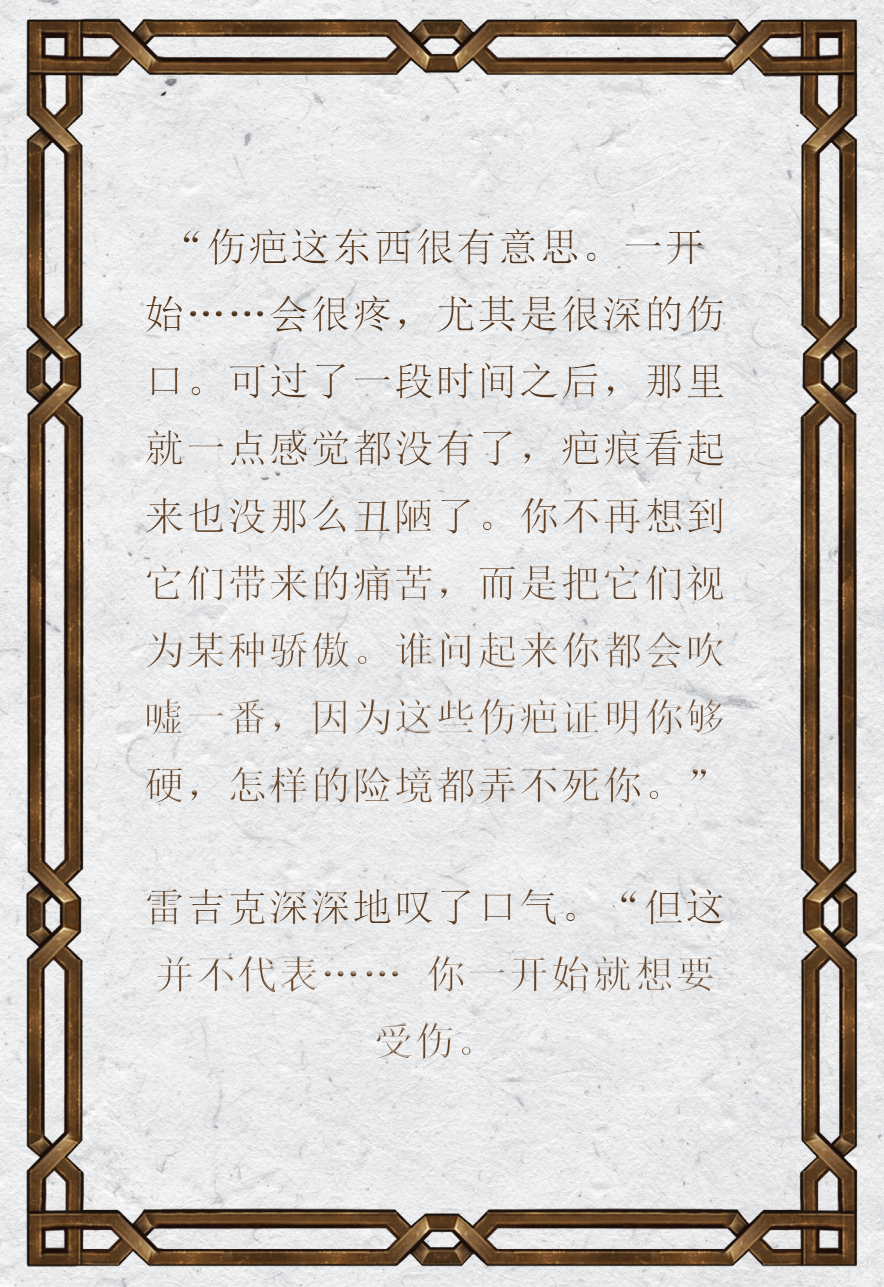
雷吉克愣住了。“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他喃喃低语，仿佛正置身于千里之外。

“但难道就必须如此吗？”她含泪问道，把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胳膊上。

雷吉克低头望着她。那句话开启了他的人生，而他也成为了把自己变成这样的怪物。

他低下了头，嘴里不停地咒骂着。

西尔莎和贝泽尔看着他在猛烈地捶打着隧道黏腻的墙壁，两



“伤疤这东西很有意思。一开始……会很疼，尤其是很深的伤口。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里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疤痕看起来也没那么丑陋了。你不再想到它们带来的痛苦，而是把它们视为某种骄傲。谁问起来你都会吹嘘一番，因为这些伤疤证明你够硬，怎样的险境都弄不死你。”

雷吉克深深地叹了口气。“但这并不代表……你一开始就想要受伤。”

人都吓坏了。他到底要干什么？终于，雷吉克停了下来，喘着粗气，凝视着两人。

“你们走吧。”

两人惊魂未定，却抱着希望回头看了一眼。

雷吉克却紧紧地闭上了双眼，没有目送这个小小的家庭消失在黑暗中。



肖尔无力地缓缓醒来。他感觉耳朵有点痒，于是想伸手去挠，却发现手脚都被绑住了。他环顾四周，看来自己还在吠焊的屋子里。他低哼一声，发力翻了个身——又忽然停住。只见雷吉克坐在唯一一张没坏掉的椅子上，肖尔的匕首在他手上一抛一落，而他正盯着肖尔。

“啊，”肖尔先开了口，“看来我应该还有希望……活着吧？”

“有人还真是乐观啊，”雷吉克哼了一声。“别想了，你要去见墨兹。”

“倒也合理，”肖尔叹了口气。“你把那家人怎么样了？”

雷吉克陷入沉思，“他们没事，现在应该已经和你派的接应一起走了。”

“有意思，”肖尔若有所思地说道。“那你可真是做了件大好事。”

“呵，要是被老板发现了，对我可不是什么好事。”雷吉克嘟囔道。

“那你为什么还放他们走？”

雷吉克看了眼面前的俘虏，然后耸了耸肩。“伤疤这东西很有意思。一开始……会很疼，尤其是很深的伤口。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里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疤痕看起来也没那么丑陋了。你不再想到它们带来的痛苦，而是把它们视为某种骄傲。谁问起来你都会吹嘘一番，因为这些伤疤证明你够硬，怎样的险境

都弄不死你。”

雷吉克深深地叹了口气。“但这并不代表……你一开始就想人受伤。我能在这种地方活到现在——就像你说的——我能痛苦地活到现在——虽然能比大多数人都活得更好，不过是因为我活儿干得比大多数人强。你是第一个质疑这种法则的人。而这样的法则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

肖尔缓缓坐起身来。“然后呢……？”

“我其实不想思考人生……但你的一番话让我开始思考。我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苟活于世、出人头地，结果就是给越发壮大的罪犯卖命。我变得以破坏为生——甚至更糟。我遇到的大多数人，连个尿壶都没有。我从来没想过这一切可以改变……可以变好。没想过什么叫公平。”

肖尔点了点头。“我明白，这就是人生经历……如果你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那自然觉得世道就该如此，还会奇怪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改变它。”

“至少我在这里能得到尊重，”雷吉克弱弱地反驳道。

“有件事你得清楚，我的朋友，”肖尔提醒道，“那就是尊重和惧怕的区别。”

雷吉克怒视着这个被绑住的家伙，拿着匕首走近他……然后割开了绑住这个间谍的绳子。“倒是实话。那你觉得我们还有办法改变——”用他摆动着匕首，指了指周围的一切——“这里吗？”

肖尔揉了揉手腕，慢慢站起身来。“老实说，我没多少办法，也没办法保证我能做到。但是我从你身上看到了……希望。”

“你比看上去还要蠢。”

肖尔耸了耸肩。“可能也是实话。”他看着他的匕首。“能不能……”

雷吉克哼了一声。“没门儿。这是纪念品。”

肖尔点了点头。“你为什么要放了我？”

雷吉克歪着头说：“别人送你科多兽，你就别老探头往它嘴

里瞧了，蠢货。既然你要问，那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愿意冒险来救几个不起眼的地精，他们不是已经给了你想要的东西了吗？”

肖尔叹了口气。“因为他们值得。因为我有过承诺。如果我不能做到一诺千金，那也许……我就更没有价值了。圣光在上，我可装不来好人……但我可以多做好事。”

雷吉克凝视着他。

肖尔微微一笑，朝屋子的后门走去，然后又停了下来。他往桌子上扔了一枚硬币。

雷吉克捡了起来。硬币上印着一个奇怪的徽记。

“如果你能去暴风城的话，带上这个硬币去找奶酪大师，”肖尔对雷吉克说道。“也许我们能帮你找到你在找的东西。或者至少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雷吉克收起了他的新匕首。“先跟你说一声，我可不知道我能不能当好人——我已经干过太多坏事了——不过也许……也许我可以成为干好事的坏人。”

肖尔赞同地点了点头。“虽然这话很老套，但我觉得你和我并没有太大差别。”他遁入夜色之中。雷吉克又在那里呆坐了片刻，然后把硬币收进了口袋。

这间小屋很快就被付之一炬。雷吉克确保小屋彻底烧毁之后，也转身离开。他还没走过几个街区，就发现婕茜在跟着他。

雷吉克停下脚步，叹了口气。“我还以为你已经找到今晚睡觉的地方了，婕茜。”

她一言不发。

“说吧……怎么了？”他问道。

她一脸狐疑地斜眼看着他。“那个人类是谁？是他迷晕了贸易亲王加洛克斯科恩的手下吗？”

雷吉克眯了眯眼睛。“这你就别管了，以后也不许再提起。”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又多掏了几枚金币给她。

她快速地点了点数，然后朝他嚣张地扬了扬下巴。“要想收

买我，就这点儿可不够。”

他歪着头问道：“还想要钱？”

她摇了摇头。“我想要升职。”

雷吉克咧嘴一笑。“那我们得好好谈谈。我先去买晚饭。”



“怎么样了？”第二天墨兹就把雷吉克叫了过去。

“我找到内鬼了，贸易亲王加洛克斯科恩。是一对缺钱的小夫妻。一个是司机，一个是斯派克斯的秘书。”

“斯派克斯！你觉得有他的份儿吗？”

雷吉克思索片刻。他是不喜欢那个老混蛋，但最好别节外生枝。“没有，先生。”

“那两个家伙解决了吗？”墨兹说道。“我得杀鸡儆猴，让大家知道敢惹我是什么下场。”

“这么说吧，”雷吉克向他保证。“他俩永远也不会给您添麻烦了。”

墨兹微笑着点点头。“我就知道你靠得住。现在回去干活儿吧，你还得去敲开几个脑袋。”

雷吉克离开了墨兹的总部，他走在街道上，又扯紧了自己的外套来抵御潮湿的空气，脑子里还在回想着上周发生的事情。也许向墨兹撒谎是干了件蠢事——如果他够聪明，那就得想办法避开贸易亲王迟早会降临的怒火。他还能感觉到口袋里间谍给他的那枚硬币的分量。

也许未来的日子里，天气会暖和一点。

关于作者

Andrew Robinson是一位动画编剧和创作者，拥有丰富的作品，曾为漫威、华纳兄弟、孩之宝、卡通频道、索尼等公司效力，参与创作《变形金刚》、《蜘蛛侠》、《复仇者联盟》、《少年正义联盟》、《G. I. JOE特种部队》等IP。自2014年加入暴雪娱乐以来，他已为暴雪旗下各款游戏创作了动画短片、歌曲、世界架构设定、漫画和短篇故事，并始终渴望为暴雪粉丝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